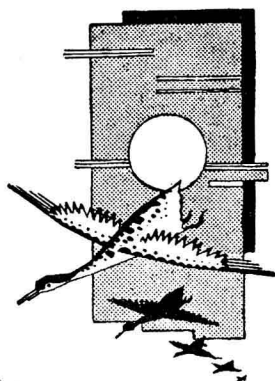


柳子厚尺牘

柳子厚尺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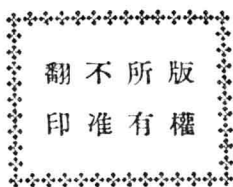
國學自修用書



上海中央書店
印行

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出版

柳子厚尺牘（全一冊）定價大洋五角



出版者 平如衡

校訂者 儲菊人

印行者 中央書店

發行者 中央書店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柳子厚尺牘目錄

上廣州趙宗儒尙書啓……………	一
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……………	一
謝襄陽李夷簡尙書撫問啓……………	二
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……………	二
謝李中丞啓安撫崔簡……………	三
上湖南李中丞啓……………	三
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……………	四
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……………	五
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……………	六
上襄陽李僕射愬獻唐雅詩啓……………	七
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……………	七
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……………	八
上李中丞所著文啓……………	九

寄許京兆孟容書……………	九
與楊京兆憑書……………	一一
與裴埴書……………	一四
與蕭翰林俛書……………	一五
與李翰林建書……………	一七
與顧十郎書……………	一八
與韓愈論史官書……………	一九
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……………	二〇
答劉禹錫天論書……………	二一
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……………	二二
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……………	二三
與呂恭書……………	二三
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……………	二四

與友人論文書……………二五

答元饒州論政理書……………二六

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……………二八

答周君巢書……………二九

與李睦州服氣書……………三〇

與楊誨之敦勉用和書……………三二

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……………三三

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……………三八

答韋中立論師道書……………三九

答嚴厚輿論師道書……………四一

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……………四二

答韋珣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……………四三

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……………四四

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……………四四

復杜溫夫書……………四四

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……………四五

柳子厚尺牘

上廣州趙宗儒尙書啓

某啓。某天罰深重。餘息苟存。沉竄埃罪。朝不圖夕。伏謁無路。不任荒戀之誠。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。尙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。光耀里閭。下情至今。尙增惶惕。頃以黨與進退。投竄零陵。囚繫所迫。不得歸奉松楸。哀荒窮毒。人理所極。親故遺忘。況於他人。朝夕之急。饘粥難繼。宗祀所重。不敢死亡。偷視累息。已逾數月。伏以尙書德量弘納。義風遠揚。收撫之恩。始於枯朽。敢以餘喘。上累深仁。伏惟惻然見哀。使得存濟。悽悽荒懇。叩顙南望。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。施惠於不報之人。古烈尙難。況在今日。而率然干冒。決不自疑者。蓋以聞風之日久。嚮德之誠至。振高義於流俗之外。合大度於古人之中。獨有望於閣下而已。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。當大賢匍匐之仁。夙夜忖度。果於自卜。方在困辱。不敢多言。伏紙惶恐。不勝戰越。謹啓。

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

某啓。某愚陋狂簡。不知周防。失於夷途。陷在大罪。伏匿嶺下。於今七年。追念往愆。寒心飛魄。幸蒙在宥。得自循省。豈敢微聞於廊廟之上。見志於樽俎之際。以求心於萬一者哉。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。廣博淵泉之量。不遺垢污。先賜榮示。奉讀流涕。以懼以悲。屏營舞躍。不敢寧處。是將收孟明於三敗。責曹沫於

一舉。俾折脅臄脚之倫。得自拂飾。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。此誠大君子並容廣覽。棄瑕錄用之道也。自顧孱鈍。無以克堪。祇受大賜。豈任負戴。精誠之至。炯然如日。拜伏無路。不勝惶惕。輕冒威重。戰汗交深。

謝襄陽李夷簡尙書撫問啓

某啓。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。傳示尙書委曲。特賜記憶。過蒙存問。捧讀喜懼。浪然涕流。慶幸之深。出自望外。伏惟尙書鶚立朝端。風行天下。入統邦憲。出分主憂。控此上游。式是南服。凡海內奔走之士。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。躡履於油幢之前。譬之涉蓬瀛。登崑閬。不可得而進也。某負罪淪伏。聲銷跡滅。固世俗之所棄。親友之所遺。敢希大賢。曲見存念。是以展轉歛歔。晝詠宵興。願爲厮役。以報恩遇。瞻仰霄漢。邈焉無由。網羅未解。縱羽翼而何施。囊檻方堅。雖虎豹其焉往。不任踴躍懇戀之至。謹奉啓起居。輕黷威嚴。倍增戰越。

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

某啓。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。天下立志之士。雖然相顧。繼以歎息。知爲善者得其歸嚮。流言者有所間執。直道之所行。義風之所揚。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。幸甚幸甚。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。爲時聞人才位。未曾盤桓固久。中間因緣。陷在危邦。與時偃仰。不廢其道。而爲見忌嫉者。橫致辱吻。房給事以高節特立。明之於朝。王吏部以清議。自任辨之於外。然猶小人浮議。困在交戟。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。城聯壤接。而惑於騰沸。環視相讓。莫敢先舉。及受署之日。則皆開口垂臂。悵望悼悔。譬之求珠於海。而徑寸先得。

則衆皆快然。能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。嗚呼。巧言難明。下流多訕。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。則何望焉。瞻望清風。若在天外。無任感激欣躍之至。輕瀆陳賀。不勝戰越。不宣。

謝李中丞啓安撫崔簡

某啓。伏見四月六日敕。刺史崔簡以前任贓罪。決一百。長流驩州。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。崔簡家口牒州安存。並借官宅什器。差人與驅使。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。以惻隱撫窮人。罪跡暴著。則按之以至公。家屬流離。則施之以大惠。各由其道。咸適於中。威懷並行。仁義齊立。繩愆糾繆。列郡肅澄清之風。匡困資無。闔境知噢咻之德。凡在巡屬。慶懼交深。伏見崔簡兒女十人。皆柳氏之出。簡之所犯。首末知之。蓋以風毒所加。漸成狂易。不知畏法。坐自抵刑。名爲贓賄。卒無儲蓄。得罪之日。百口熬然。叫號羸頓。不知所赴。儻非至仁厚德。深加憫恤。則流散轉死。期在須臾。某幸被繹囚。久沐恩造。至於骨肉。又荷哀矜。循念始終。感懼無地。謹勒祇承人沈澹。奉啓陳謝。下情輕瀆。

上湖南李中丞啓

某啓。某嘗讀列子書。有言於鄭子陽者曰。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。居君之地而窮。君不好士使之然乎。子陽於是。以君命輸粟於列子。列子不受。固當高其志。又讀孟子書。言諸侯之於士曰。使之窮於吾地。則賙之。賙之亦可受也。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。命代而出。不卓然自異。以潔白其德。取食於諸侯。不以爲非。斷而言之。則列子獨任之士。唯己一毛之爲憂。故遁以自免。孟子兼濟之士。唯利萬物之爲謀。故當而

不辭。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。出則無孟子之謀。窮則去讓而自求。至則捧受而無慚。斯固爲貪凌苟冒人矣。董生曰。明明求財利。惟恐困乏者。庶人之事也。是皆詬恥之大者。而無所避之何也。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。無伎不可以爲工。無貲不可以爲商。抱大罪。處窮徼。以當惡歲而無廩食。又不自列於閤下。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。伏維覽子陽孟子之說。以垂德惠。無使惶惶然。控於他邦。重爲董生所笑。則縲囚之幸大矣。

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

凡士之當顯寵賞劇。則其受賜於人也。無德心焉。何也。彼將曰。吾勢能得之。是其所出者大。而其報也必細。居窮厄困辱。則感慨捧戴。萬萬有加焉。是其所出者小。而其報也必巨。審矣。故凡明智之君子。務其巨以遺其細。則功業光乎當時。聲名流乎無窮。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。若宗元者。可謂窮厄困辱者矣。世皆背去。憔悴曠野。獨賴大君子。以明智垂仁。問訊於平生。先耀囚錮。若被文繡。嗚呼。世之知止足者鮮矣。既受厚遇。則又有不已之求。以黷閣下之嚴威。然而亦欲出其感慨捧戴而效其巨者。伏惟閣下留意裁擇。幸甚幸甚。伏以外族。積德儒厚。以爲家風。周齊之間。兄弟三人。咸爲帝者師。孝仁之譽。高於他門。伯舅叔仲。咸以孝德。通於鬼神。爲文士所紀述。相國彭城公。嘗號於天下。名其孝以求其類。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。以充神明之心。今乃雕喪淪落。莫有達者。豈與善之道。無可取耶。獨內弟盧遵。其行類諸父。靜專溫雅。好禮而信。飾以文墨。達於政事。今所以聞於閣下者。無忤於心。無愧於色焉。以宗元棄逐枯槁。故

不求遠仕。務顯名。而又難乎其進也。竊高閣下之舉賢容衆。故願委心焉。則施澤於遠。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。以今日之形勢。而不廢其言。使遵也有藉名於天官。獲祿食以奉養。用成其志。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。可不謂務其巨者乎。伏惟試詳擇焉。言而無實。罪其敢逃。進退恐懼。不知所裁。不宣。謹啓。

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

古之知己者。不待來求而後施德。舉能而已。其受德者。不待成身而後拜賜。感知而已。故不叩而響。不介而合。則其舉必至。而其感亦甚。斯道遁去。遼闊千祀。何爲乎今之世哉。若宗元者。智不能經大務。斷大事。非有恢傑之才。學不能探奧義。窮章句。爲腐爛之儒。雖或置力於文學。勤勤懇懇於歲時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。恢作者之聞見。勞費翰墨。徒爾拖逢掖。曳大帶。游於朋齒。且有愧色。豈有能乎哉。閣下何見待之厚也。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。戴不肖之容。雖振身泥塵。仰睇雲霄。何田而能哉。遂用收視內顧。類首絕望。甘以沒沒也。今者果不自意。他日瑣瑣之著述。幸得流於衽席。接在視聽。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。及制作之門。決然而不疑。介然而獨德。是何收採之特達。而顧念之勤備乎。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。其貌之美陋。質之細大。心之賢不肖。閣下固未知也。而一遇文字。志在濟拔。斯蓋古之知己者已。故曰古之知己者。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。然則亟來而求者。誠下科也。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。會閣下辱臨考第。司其升降。當此之時。意謂運合事並。適丁厥時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。無何。閣下以鯁鱗之勢。不容尺澤。悠爾而自放。廓然而高邁。其不我知者。遂排逐而委之。委之誠當也。使古之知己猶在。豈若是求。

多乎哉。夫仕進之路。昔者竊聞於師矣。太上有專達之能。乘時得君。不由乎表著之列。而取將相。行其政焉。其次有文行之美。積能累榮。不由乎舉甲乙。歷科第。登乎表著之列。顯其名焉。又其次。則曰。吾未嘗舉甲乙也。未嘗歷科第也。彼朝廷之位。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。必求舉是科也。然後得而登之。其下不能知其利。又不能務其往。則曰。舉天下而好之。吾何爲獨不然。由是觀之。有愛錐刀者。以舉是科爲悅者也。有爭尋常者。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。有慕權貴之位者。以將相爲悅者也。有樂行其政者。以理天下爲悅者也。然則舉甲乙。歷科第。固爲末而已矣。得之不加榮。喪之不加憂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。何補焉。然而至於感知之道。則細大一矣。成敗亦一矣。故曰。其受德者。不待成身而後拜賜。然則幸成其身者。固末節也。蓋不知來求之下者。不足以收特達之士。而不知成身之末者。不足以承賢達之遇。審矣。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。才足以輔聖。文足以當宗師之位。學足以冠儒術之首。誠爲賢達之表也。顧視下輩。豈容易而收哉。而宗元樸野昧劣。進不知退。不可以言乎德。不能植志於義。而必以文字求達。不可以言乎才。秉翰執簡。敗北而歸。不可以言乎文。登場應對。刺繆經旨。不可以言乎學。固非特達之器也。忖省陋質。豈容易而承之哉。叨冒大遇。穢累高鑒。喜懼交爭。不克寧居。竊感荀罃如實出己之德。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。伏候門屏。敢俟招納。謹奈啓以代投刺之禮。伏惟以知己之道。終撫薦焉。不宜。宗元謹啓。

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

宗元啓。伏以周漢二宣。中興之業。歌於大雅。載於史官。然而申甫作輔。方召專淮夷之功。魏邴謀壽。

辛趙致罕。羗之績。文武所注。中外莫同。伏惟相公。天授皇家。聖賢克合。謀叶德一。以致太平。入有申甫。魏邠之勤。出兼方召。辛趙之事。東取淮右。北服恆陽。略不代出。功無與讓。故天下文士。皆願秉筆牘。勤思慮。以贊述洪烈。闡揚大勳。宗元雖敗辱斥。逐守在蠻裔。猶欲振發枯槁。決疏潢汙。罄效蚩鄙。少佐毫髮。謹撰平淮夷雅二篇。恐懼不敢進獻。私願微聲聞於下執事。庶宥罪戾。以明其心。出位僭言。惶戰交積。無任踴躍屏營之至。不宣。宗元謹啓。

上襄陽李僕射愬獻唐雅詩啓

宗元啓。昔周宣中興。得賢臣召虎。師出江漢。以平淮夷。故其詩曰。江漢之潏。王命召虎。其卒章曰。於周受命。自召祖命。以明虎者。召公之孫。克承其先也。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。亦出江漢。以平淮夷。克承於先。西平王。其事正類。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。以布天下。以施後代。豈聖唐之文雅。獨後於周室哉。宗元身雖陷敗。而其論著。往往不爲世屈。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。以墜斯時。苟有輔萬分之一。雖死無憾。謹撰平淮夷雅二篇。齎沐上獻。誠醜言淫聲。不足以當金石。庶繼代洪烈。稗官里人。得採而歌之。不勝憤踊之至。輕瀆威重。戰越交深。謹啓。

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

宗元啓。始閣下爲尙書郎。薦寵下輩。士之顯於門闥者。以十數。而某尙幼。不得與於斯役。及閣下遭讒妬。在外十餘年。又不得效薄伎於前。以希一字之褒貶。公道之行也。閣下乃始爲贊書訓辭。擅文雅於

朝以宗天下。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。受放逐之罰。薦仍囚錮。視日請命。進退違背。思欲一日伏在門下。而不可得。常恐抱斯志以沒。卒無以知於門下。冥冥長懷。魂魄幽憤。故敢及其能言。貢書編文。冒昧嚴威。以畢其志。伏惟觀覽焉。幸甚。幸甚。閣下相天子。致太平。用之郊報。則天神降。地祇出。用之經邦。則百貨殖。萬物成。用之文教。則經術興行。用之武事。則暴亂翦滅。依倚而冒榮者盡去。幽隱而懷道者畢出。然後中分主憂。以臨東諸侯。而天下無患。盛德大業。光明如此。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。斯宗元所以廢錮濱死。而猶欲致其志焉。閣下倘以一言而揚舉之。則畢命荒裔。固不恨矣。謹以雜文十首上獻。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。寧爲有聞而死。不爲無聞而生。去就乖野。不勝大懼。謹啓。

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

宗元啓。六月二十九日。衡州刺史呂溫。道過永州。辱示相公手札。省錄狂瞽。收撫羈縲。沐以含弘之仁。忘其進越之罪。感深益懼。喜極增悲。五情交戰。不知所措。宗元質性庸塞。行能無取。著書每成於廢疾。進德且乏其馨香。常願操篲醫門。掬溜蘭室。良辰不與。夙志多違。昨者踴躍殘魂。奮揚蓄念。激以死灰之氣。陳其弊箚之詞。致之烟霄。分絕流盼。今則垂露在手。清風入懷。華袞濫褒於赭衣。龍門俯收於陷井。藻鏡洞開。而秋毫在照。文律傍暢。而寒谷生輝。化幽鬱之志。若覲清明。換兢危之心。如承撫薦。非常之幸。豈獨此生。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。瀟湘參百越之俗。傾心積念。長懸星漢之上。流形委骨。永淪魑魅之羣。何以報恩。唯當結草。無任喜懼感戀之至。

上李中丞所著文啓

宗元啓。宗元無異能。獨好爲文章。始用此以進。終用此以退。今者畏罪悔咎。伏匿慄慄。猶未能去之時。時舉首。長吟哀歌。舒泄幽鬱。因取筆以書。級章而編。略成數卷。伏念閣下。以文章昇大僚。統方隅。而宗元幸緣罪辜。得與編人齒於部內。不以此時露其所爲。以希大君子顧視。則爲陋劣而自棄也。敢飾近文。及在京師。官命所草者。凡三卷。合四十三首。不敢繁故也。倘或以爲有可采者。當繕錄其餘。以增几席之汚。去就鄙野。伏用兢惶。謹啓。

寄許京兆孟容書

宗元再拜。五丈座前。伏蒙賜書誨諭。微悉重厚。欣踊恍惚。疑若夢寤。捧書叩頭。悸不自定。伏念得罪來五年。未嘗有故舊大臣。肯以書見及者。何則。罪謗交積。羣疑當道。誠可怪而畏也。是以兀兀忘行。尤負重憂。殘骸餘魂。百病所集。痞結伏積。不食自飽。或時寒熱。水火互至。內消肌骨。非獨瘡瘍爲也。忽奉教命。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。欲使膏肓沉沒。復起爲人。夫何素望。敢以及此。宗元早歲。與負罪者親善。始奇其能。謂可以共立仁義。裨教化。過不自料。懃懃勉勵。惟以中正信義爲志。以興堯舜孔子之道。利安元元爲務。不知愚陋。不可力彊。其素意如此也。末路厄塞。艱兀。事旣壅隔。狠忤貴近。狂疏繆戾。蹈不測之辜。羣言沸騰。鬼神交怒。加以素卑賤。暴起領事。人所不信。射利求進者。填門排戶。百不一得。一旦快意。更造怨讟。以此大罪之外。詆訶萬端。旁午搆扇。便爲敵讎。協心同攻。外連強暴。失職者。以致其事。此皆丈人所聞見。

不敢爲他人道。說懷不能已。復載簡牘。此人雖萬被誅戮。不足塞責。而豈有賞哉。今其黨與幸獲寬貸。各得善地。無公事。坐食俸祿。明德至渥也。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癘。以希望外之澤哉。年少氣銳。不識幾微。不知當。但欲一心直遂。果陷刑法。皆自所求取得之。又何怪也。宗元於衆黨人中。罪狀最甚。神理降罰。又不能卽死。猶對人言語。求食自活。迷不知恥。日復一日。然亦有大故。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。代爲冢嗣。今抱非常之罪。居夷獠之鄉。卑溼昏霧。恐一日填委溝壑。曠墜先緒。以是怛然痛恨。心骨沸熱。煢煢孤立。未有子息。荒陬中少士人女子。無與爲婚。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。以是嗣續之重。不絕如縷。每常春秋時。饗子立捧奠。顧眄無後繼者。凜凜然欷歔惴惴。恐此事便已。摧心傷骨。若受鋒刃。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。先墓在城南。無異子弟爲主。獨託村隣。自謹逐來。消息存亡。不一至鄉閭。主守者固以益怠。晝夜哀憤。懼便毀傷松柏。芻牧不禁。以成大戾。近世禮重拜掃。今已闕者四年矣。每遇寒食。則北向長號。以首頓地。想田野道路。土女遍滿。皂隸庸丐。皆得上父母丘墓。馬醫夏畦之鬼。無不受子孫追養者。然此已息望。又何以云哉。城西有數頃田。樹果數百株。多先人手自封植。今已荒穢。恐便斬伐。無復愛惜。家有賜書三千卷。尙在善和里舊宅。宅今已三易主。書存亡不可知。皆付受所重。常繫心胸。然無可爲者。立身一敗。萬事瓦裂。身殘家破。爲世大僂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。尙置人數中耶。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。洗沐盥漱。動逾歲時。一搔皮膚。塵垢滿爪。誠憂恐悲傷。無所告愬。以至此也。自古賢人才士。秉志遵分。被謗議不能自明者。僅以百數。故有誣兄盜嫂。娶孤女云。搗婦翁者。然賴當世豪傑。分明辨別。卒光史籍。管仲遇盜。

升爲功臣。匡章被不孝之名。孟子禮之。今已無古人之實。爲而有詬。欲望世人之明。已不可得也。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。劉寬下車。歸牛鄉人。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。非口舌所能勝也。鄭詹束縛於晉。終以無死。鍾儀南音。卒獲返國。叔向囚虜。自期必免。范座騎危。以生易死。蒯通據鼎耳。爲齊上客。張蒼韓信伏斧鑕。終取將相。鄒陽獄中。以書自活。賈生斥逐。復召宣室。倪寬擯死。後至御史大夫。董仲舒劉向下獄。當誅。爲漢儒宗。此皆環偉博辯奇壯之士。能自解脫。今以恆怯澁。下才末技。又嬰恐懼痼病。雖欲慷慨攘臂。自同昔人。愈疎闊矣。賢者不得志於今。必取貴於後。古之著書者皆是也。宗元近欲務此。然力薄才劣。無異能解。雖欲秉筆。飄縷神志。荒耗前後遺忘。終不能成章。往時讀書。自以不至舐滯。今皆頑然。無復省錄。每讀古人一傳。數紙以後。則再三伸卷。復觀姓氏。旋又廢失。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。復爲士列。亦不堪當世用矣。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。垂德於不報之所。但以通家宗祀爲念。有可動心者。操之勿失。不敢望歸掃塋域。退託先人之廬。以盡餘齒。姑遂少北。益輕瘴癘。就婚娶。求胤嗣。有可付託。卽冥然長辭。如得甘寢。無復恨矣。書辭繁委。無以自道。然卽文以求其志。君子固得其肺肝焉。無任懇戀之至。不宣。宗元再拜。

與楊京兆憑書

月日。宗元再拜獻書丈人。役人胡要返命。奉教誨。壯厲感發。鋪陳廣大。上言推延賢雋之道。難於今之世。次及文章。末以愚蒙剝喪頓悴。無以守宗族。復田畝爲念。憂憫備極。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。復有公言顯賞。許其素尙。而激其忠誠者。用是踴躍敬懼。類嚮時所被簡牘。萬萬有加焉。故敢悉其愚。以獻左右。

大凡薦舉之道。古人之所謂難者。其難非苟一而已矣。知之難。言之難。聽信之難。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。有有之而樂言之者。有無之而工言之者。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。有之而恥言之者。上也。雖舜猶難知之。孔子亦曰。失之子羽。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。妄矣。有之而言之者。次也。德如漢光武。馮愆不用。才如王景略。以尹緯爲令史。是皆終日號鳴大吒。而卒莫之省。無之而工言者。賊也。趙括得以代廉頗。馬謖得以惑孔明。今之若此類者。不乏於世。將相大臣。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。亦妄矣。無之而不言者。土木類也。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。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。近世尤好此類。以爲長者。最得薦寵。夫言朴愚無害者。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。雖稱爲長者可也。自抱關擊柝以往。則必敬其事。愈上則及物者愈大。何事無用之朴哉。今之言曰。某子長者。可以爲大官。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。則必土木而已矣。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。蒙以紱冕。翼以徒隸。趨走其左右。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。聖人之道。不益於世用。凡以此也。故曰知之難。孔子曰。仁者其言也詘。孟子病未同而言。然則彼未吾信。而吾告之以士。必有三問。是將曰。彼誠知士歟。知文歟。疑之而未重。一問也。又曰。彼無乃私好歟。交以利歟。二問也。又曰。彼不足我而慕我哉。茲咈吾事。三問也。畏是而不言。故曰言之難。言而有是患。故曰聽信之難。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。其所以聽。一不至。則不可冀矣。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。而不務取士。士理之本也。苟有司之不吾信。吾知之不捨。其必有信吾者矣。苟知之。雖無有司。而士可以顯。則吾一旦擢用之柄。其必有施矣。故公卿之大任。莫若索士。士不預備而熟講之。卒然君有問焉。宰相有咨焉。有司有求焉。其無所以應之。則大臣